

六莲的爱情

◎ 清秋子 著



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严家炎先生推荐：
这是一部深得沈从文、孙犁神韵的当代小说

一场荷塘月色下的凄美恋情

013068653

1247.57
2846



六莲的爱情

◎ 清秋子 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北京



北航

C1676226

1247.57
28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莲的爱情 / 清秋子著. — 北京 :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11-1259-0

I. ①六…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194号

出 版 人 王新程
责任编辑 季苏园
助理编辑 刘 杨
责任校对 唐丽虹
装帧设计 金 喆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出版社
(100062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邮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编辑管理部)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印 张 19.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题记

我希望写一部不死的作品，能在世世代代的阅读者心里活着。我这梦，做了很久。记得当初拿起笔来胡涂乱抹的时候，还是青年。在大平原上的乡村土炕上，我读过、写过，因此我的写作，应是一部分乡村的血缘在内。乡村多的是苦涩，但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美妙。未曾经历的人不会知道，那也是一种无限的画意。

然而那时的种子，并未发芽长成，直至我年近花甲，才终于有了这一部描写乡村意境的小说。我所用的背景，是热带的乡村。与北方的苍然不同，椰子树下的人与物，总有鲜艳得有些刺目的亮色。至于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或许是来自一个明亮的画面：郁郁葱葱的树下，有风，有叶子筛过的阳光，还有一个纯净的热带女孩在伫立着……为了这幅想象中的画，我想，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故事。

于是，果真就有了这样一部小说。

小说里的人，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但在我的感觉里，在写作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渐渐就都成了真实的，在呼吸着、劳碌着，有生动的喜怒哀乐。他们在葱绿的山野里，向我挥手打着招呼，令我真心地喜欢他们。我希望，人间真的能有一个这样的乡村乌托邦，能容我缓缓地走入，与劳作者们共享晨昏。

沈从文先生说，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人物对个人生命有所影响。

我写的人物，已经影响了我本人，但愿也能影响到若干喜爱他们的人。我觉得，人活着，需要书，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作伴，才不会寂寞。



(图为网友根据想象所绘作者肖像速写)

目录

1. 老屋……1

2. 女孩……4

3. 众生……10

4. 好汉……15

5. 赶集……20

6. 同学……26

7. 村官……30

8. 野老……35

9. 小贼……40

10. 古村……46

11. 江湖……49

12. 心事……55

13. 女友……62

14. 商人……66

15. 根芽……71

16. 钓饵……75

17. 汤圆……79

18. 山歌……83

19. 阿哥……90

20. 夜话……96

21. 捉蛇……103

22. 日子……111

23. 老板……118

24. 鬼节……123

25. 挖路……129

26. 车祸……137

27. 煲汤……145

28. 荷塘……150

29. 霍家……156

30. 沸腾……160

31. 戏场……165

32. 秋夜……171

33. 谜底……177

34. 摊牌……184

35. 幸福……187

36. 诱惑……192

37. 纠纷……197

38. 倒戈……201

39. 荒原……205

40. 洪水……208

41. 生死……212

42. 劫后……217

43. 求医……221

44. 梦游……224

45. 枪声……228

46. 牵手……232

47. 茶坊……236

48. 热吻……241

49. 心愿……245

50. 理智……249

51. 悲喜……251

52. 塘边……256

53. 祭献……259

54. 邂逅……262

55. 幻灭……265

56. 寻踪……268

57. 落梅……272

58. 颤栗……275

59. 陨灭……279

60. 尾声……288

书评：故园在湮灭的途中……291

1. 老屋

那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时光真是流逝得太快了，十四年前，如今已显出疲老之相的人，那时候还正年轻着呢！那一年，白若川年纪四十还不到，忽然就闹了离婚。事情来得有些急，对方有许多不近情理之处，白若川一时想不开，这天，独自走到临海的大桥上，呆呆地望着海水，很想一抬腿，就跨出桥栏去——什么荣辱，什么得失，都一了百了吧！

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耳边只有风声和车声。斜阳远远地挂在天上，很纯净，海也很纯净，海天之间，有白鸥在悠悠地飞。世界是这么好，为何路就像走到了尽头了呢？白若川在两个小时内，把几十年间的事，翻来覆去地想了个遍。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老板心急火燎地问：“你在哪儿？”白若川下意识地答道：“在大桥上。”老板是什么人，什么事没见过，于是猛喝了一声：“别动，你就在那儿等着！我有个急事，要和你一起去办。”讲完就挂断了电话。不到十五分钟，一辆奔驰车，山豹子一样窜到了白若川身边，猛地刹住。老板和一个马仔跳下车来，不由分说，把若川架上了车。那阵势，简直像绑架一样，惊得过往车辆连连鸣笛。

回到公司，白若川仍像丢了魂似的，不肯讲话。老板特别安排了马仔，走路吃饭，都贴身照顾着。如此过了四五天，他那直愣愣的眼神，看起来才好像活泛了一些。这事，在全公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白若川是老板的助理，职位令人瞩目，出了这种事，职员们私下里难免不嘁嘁喳喳。虽说离婚在当今是易事，两人到街道办事处，只需片刻工夫，便能从一桩错误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但白若川是个心思细密的人，这段姻缘，错是如何错的？他一定要想个明白。

他的恋爱，在开初是何等的单纯，两人曾为共同欣赏一本书而互相倾心。但是，当走入婚姻之后，味道就渐渐变了，夫妻间为了琐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他发现，不知从哪一天起，能否适应世俗趣味的变化，成了妻子唯一的价值标准。打一套齐全的家具，买一台时髦的录音机，弄到一张彩电票……便是人生重要的意义。难道说，过去自己是活在童话中？女人从未婚到婚后，就是一个加速物质化的过程？他想不明白，连带着对整个人生都想不通透了。这种离婚，是渐变中的突然断裂，好比没有预告的台风来袭，一下就把人生搅得很残破，要说心里不痛，那是没有心肝的话。

当他心情稍微平复之后，就向老板提出请假，说要去旅游。按照时下的流行说法，他是想去做“心理疗伤”。对于白若川的妻离子散，老板很同情，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干脆去鳖场待些日子吧。”公司在乡下有一个养鳖场，设施相当完备，在青山秀水之间，自成体系。白若川知道那地方是个世外桃源，心里就

感到解脱，脱口说道：“那当然好！”他谢过了老板，回到住处，当晚就收拾好了行囊，只等着上路了。

这位白助理，相貌堂堂，戴一副无框钛金架眼镜，是这个时代很标准的一个白领形象，斯文之中，还带有在商界历练出来的一种警觉。他是在海南建省时，从内地辞职南下的，在海口这地方，磕磕绊绊地闯荡至今，好歹在这家私营房地产公司里，当上了老板的助理，不过，也就是混碗饭吃。早些年，他跟老板一道打拼，风餐露宿，吃了不少的苦。后来公司的生意好了，他也跟着混好了，坐进了别墅里办公，算是养尊处优了，挨不着风吹日晒，因此面相尚嫩，说是三十岁出头，也能混得过去。

临行时老板叮嘱他，去鳖场就是散心，就是玩儿，开心就好。鳖场里的琐碎事，还是让鳖场主管小郭管着，不用他白若川负什么责任。不过，要特别留心一下鳖场的财务，盯紧了那个贼精贼精的小郭，别让那家伙在钱财上做什么手脚。若川心领神会，拍了胸脯说没问题。待到天气晴和的一天，公司的司机就开了奔驰车，把他送下了乡。

去莲塘村的那天，若川一路都在看风景，什么也没想。跑了两个多小时，汽车开进了莲塘村。猛可间，他看见了一座带有神秘感的老屋，心里便一惊，不由得坐直了起来。这样的宅子，还真是从来没见过！

整座大宅，坐落在三尺高的基座上，雄视四方，气势不凡。院子里面连廊环绕，幽深莫测，看样子，是百年的老屋了。又过了几分钟，车子戛然停住，若川这才明白，公司的养鳖场，原来

与这老屋是邻居，一墙之隔，鸡犬之声相闻。不过，白若川这时可想不到——从这个绿荫蔽天的夏末开始，他本人与老屋之间，就将发生一些故事了。

2. 女孩

坐落在村子边缘的这个鳖场，在乡村里，显得很现代。围墙的四角，各有一幢值班用的岗楼，是夜间防贼用的。每个岗楼，都是一丈见方、两丈多高，岗楼的二层楼上，实际就是个住处，四面皆有窗。鳖场的湖南籍工人很幽默，一看这四个大家伙，很像当年日本兵的炮楼，就把岗楼叫做了“炮楼”，其中的一座“炮楼”，景观和朝向都比较好，小郭就派人清扫干净了，作为若川的住处。

白若川到了鳖场，对杂七杂八的事，都只看不说。日头较毒的时候，就躲在炮楼上面读书。这一日，他和工人们一道吃完了夜饭，随手朝工人撒了一圈香烟，又听他们聊了一阵子。工人们的话题，很随意，什么都聊，就是绝不聊一句工作。聊着聊着，就像有磁铁一样，转了弯儿，集中到镇上的发廊妹身上去了。若川觉得无聊，便走出了伙房。

乡间的景色，真没得说！远处的东葛岭，轮廓就像一个穿长袍的古代女子，仰面躺在那儿，起伏有致。这时候，天还没黑，正是漫天的火烧云，红透了半个天。白若川信步走出了鳌场大门，朝左边一拐，恰好就看见了神秘的邻居——那座老屋。

霞光中，老屋似有活物的神采，若川见了浑身便是一激。看那老屋，绝非一般农舍，前后三进，屋后还有外廊。样式是中西合璧，有飞檐斗拱，也有罗马柱，门楣窗棂均是雕花环绕，沧桑中透出一种早年才有的精致。

绕着老屋外墙，走到后面，若川又吃了一惊：在后廊的围栏上，正坐着一个白衣白裤的小女子。这又是什么景致？不会是《聊斋》里的幻影吧？若川抬手揉了揉眼，想看清楚。只见这小女孩，双手抱膝，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看她年纪，也就是十七八岁样子，梳短短的马尾辫，面目清秀，皮肤白。若川早就知道，本地人当中，有的人是怎么也晒不黑的，每日大太阳底下来去，也还是白。眼前这女孩子，除了手背微黑之外，肌肤洁白如玉，讨人喜欢。这是一位村姑，看来没有错儿，可是她人不拘谨，像是见过大世面的。若川就疑心，这不会是城里的孩子吧，下乡来过暑假的？他觉得，与老屋的沧桑相比，这女孩，货真价实就是一枝鲜艳的花朵。

这个当口，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支女声的流行歌曲。那歌词，翻来覆去的，都是“滴答滴、滴答滴”。小姑娘就跟着唱，还用光脚丫一下一下地摇荡，跟着歌曲打拍子。若川不想破坏这样美好的一幅画，就没有上前，只远远地听那小姑娘唱歌。却不料，廊上忽地就蹿出一只小黄狗来，细腰细腿，看样子一脚就能踩扁，

不过它吠起来，却无比地凶悍。黄狗朝若川大声地叫着，若川就“咄咄”地赶开它，可是无论怎样呼喝，也撵它不走。

那女孩分明也看见了若川，却只是在眼神里笑着，算是跟若川打了招呼，嘴上一刻未停地跟着广播在哼。看到若川在小狗面前慌张，她就笑，冷不防就张口问道：“阿叔，吃过饭了么？”若川怔了一怔，忙点点头，走到离女孩不远的地方蹲下来，摸出香烟来吸。小黄狗见主人与若川友善，便不再吠，也跑了过来蹲下。女孩见了，噗的一声笑了：“你这样子，怎么跟我老爸一样？难道你也是种过田的？”若川就反问：“种田的怎样？”女孩说：“做累了，就这样蹲在田头吃烟么！”若川就笑，说：“可惜，田我没有种过。”女孩说：“你那样累破？给你这个。”说罢，从廊上递了一张竹椅下来。若川接了椅子坐下，抬头望望老屋，见那屋檐下有彩绘，是一幅南洋街景图，栩栩如生，忍不住就赞了一句：“你们家的老屋，够气派呀，祖上是有钱人？”女孩关掉收音机，瞟了一眼若川，说：“我家里呀，是农民。就算是砸锅卖铁，也盖不起这样大的房子。”若川便惊讶了：“这不是你家？”女孩说：“这房子，是一位老阿公的，全家早就去了泰国，不回来了。我们家，算是给他们守祖屋吧。”若川就说：“明白了。不过，能住这儿，也很好呀。”女孩撅起了嘴巴：“你也说好？”稍后，便恍然大悟，“哦，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是谁。”若川笑问：“我是谁？”女孩说：“是鳖场的，白助理吧？”若川顿感诧异：“是呀，你怎么知道？”女孩顽皮地笑了：“现在呀，地球人都知道。”若川便也笑了：“那么，地球人，你知道什么？”女孩说：

“老板把白助理派来了，是来管鳖场的，对啵？小孩子还给你编了歌谣呢。”

白若川一下悟到：这小村庄里的天地，狭窄而平淡，有消息就传得快，自己来了，也算是不大不小的新闻呢，于是便说：“你说说，歌谣是怎么编的？”女孩说：“你听好啊——”随口便念了出来：

白助理，助理白，
吃面包，喝牛奶，
坐奔驰，爆轮胎，
一个跟斗栽下来。

若川听了，哈哈大笑，反驳道：“乱说啰。我哪里吃面包、喝牛奶？不要把鳖场吃垮了！我天天就吃芋头梗、空心菜。”女孩说：“人家是说你在城里。”若川就笑：“那也不该咒我呀。摔跟斗？不疼么？”女孩说：“嗯，提高警惕吧。”若川看了看女孩，说：“你蛮机灵的么，是什么文化？”女孩说：“初中。”若川便又问：“毕业有多久了？”那女孩说：“三年多了，好想再念。可惜，念不起了。”若川便鼓励道：“莫泄气，以后再念嘛。”女孩望望他，摇头道：“都十八岁了，还能念什么？”若川心便一凉，想到：命运的差别，随处都有。看这女孩，冰雪似的聪明，却上不起学，想想自家的孩子，上了好学校，还要学钢琴、补英语，这样差别有何道理，又到哪里去理论？过了一会儿，若川想起来，就问：“你叫什么？”女孩便扮了个怪相：“俺叫魏淑芬——”

若川一怔，就笑得前仰后合：“说真的呢，不要开玩笑。”女孩说：“好，不开玩笑了。我叫六莲。”若川吃惊了：“家里有六个孩子？”女孩就笑：“什么六个？要饿死我们全家么？告诉你，我就叫六莲，我家只有我一个女仔。叫六莲，是因为在六月里生。”若川就点头，调侃道：“原来是独生女，那可是宝贝了。”女孩忽然敛了笑容，低下头去，弱弱地说：“什么宝贝？反正就我一个。”

两人说话之间，天光已经暗下去，晚霞消失，夜空是一片奇异的宝蓝色。若川觉得，这个黄昏过得有趣，是因为遇到了这位小六莲。于是说：“你好聪明，书也念得好。你们这里的学校，看来不错。”六莲说：“哪里呀！破烂学校。我是在海口念过两年初中。”原来如此！这个农家女孩，果然是个见过世面的。若川觉得好奇，又打量了一下。没错，女孩有股灵气，不同寻常。

这时，庭院中响起了木屐声，有人从堂屋里走了出来。听上去，步履很重，壳托壳托的，老练而沉稳。六莲头一扬，朝里面喊了声：“阿爸！”一位老伯应声而出，来到后廊上，他手中捧着一杆竹筒水烟，正呼噜呼噜在吸。那老伯见了若川，很感意外，一下停住了。若川知道这是六莲的父亲，忙起身招呼道：“老伯！”那老伯从嘴上拿开烟筒，回了声：“哦，是鳌场的么？”六莲便抢着答道：“是白助理。”老伯便说：“原来是白助理，你坐吧。来了这里，是长住，还是短住？”若川说：“是短住，几个月还不一定。”老伯便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点亮了廊上的一盏灯，仔细又打量了一下，说：“可惜。”若川不解，又不好冒昧地问，便望着老伯，等他的下文。老伯说：“看你这样子，还算忠厚，



可惜不能长住。”听老伯的话中有话，若川忙问：“请教，这话，是从何说起？”老伯在一张竹椅上坐下，摇着头道：“莫怪我说得不客气，你们蟹场，内有内的事，外有外的事，早该来个办事得力的人。”若川就问：“那郭主管，他不行么？”老伯说：“他是‘蟹王’，当然是把好手，但是管人，怕是还要你这样的来配合。”若川明白了，就说：“多谢指点了。”老伯笑笑说：“我说得逆耳了，不算数，还是你自己去看。”

老伯说的话，连同那嗓音的厚重，令若川诧异。看起来，这位老者，不像是个寻常农人。若川沉默了半天，才想起问老伯贵姓。老伯答道：“姓吴。”若川又问：“请问高寿？”吴老伯伸开五指，笑笑说：“老啰！一年老过一年，早过五十了。”若川说：“五十岁哪里就老？看身体，还很好么。”吴老伯说：“托老天的福吧。”说罢，便伸手关掉廊灯，不再做声了。一时间，三人竟都无语。

夜空下，能听见草丛的虫鸣，一阵阵就像潮水。若川抬眼看看，老伯的水烟筒，在暗夜里忽闪不止，照亮了一张苍老的脸。他感觉，这位老者，看体魄也不算雄健，却有一种内在之力，在黑暗中渐渐朝自己压迫过来。若川心里有些不安，就不想久坐了，起身向父女俩作别。六莲急忙从围栏上蹿腿下来，问道：“你认得路么？”若川说：“认得。”六莲便招呼道：“那你慢走呀。”若川转身，才走了几步，黑暗中又听得六莲在喊，他便停下来，听到六莲喊道：“我阿爸请你改天来坐，你一定来呀。”若川便应道：“好的。”

前面就是蟹场，高墙内，四处灯火辉煌。若川回头再看，老屋浸没在黑水湖一般的夜色里，只有一个窗口映出灯光。那灯光，

虽不亮，却很顽强，在黑黢黢的山坳里，像一双炯炯的眼目。若川觉得，这老屋里的父女俩，很像以前在古代小说里读到的“异人”，隐居在山中，能够洞察世事。看来山乡里的人，并不愚。

走完一小段路，就进了鳖场。大门旁的小楼里，几个湖南工人正在玩扑克，大呼小叫，有人不断在喊着同一句话，听上去很像是“古德冒宁”。若川便一笑，进了院子，走上炮楼。倚在窗口上，恰好能看见老屋的那一点灯光，他眺望了很久，心想：可真是奇遇呀！在这个短短的黄昏里，忽然就闯进了一户农家的生活。

3. 众生

在鳖场里逍遥自在，这个疗伤的方法很见效。白若川二十多年没有亲近乡村了，来到乡下，只觉得上下左右都是绿，不闻噪声，只有微风拂面，心中郁闷就散去了大半。他想到了，世上离婚的原因有种种，当事者不会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多半都责怪他人。他白若川不想做戚戚小人，反省了几日，那种与俗世诀别的念头没有了，也想通了，婚姻破裂的根源只一条——“道不同，不相与谋”。他知道，自己的为人过于散淡，在举世皆商的红尘中，算是异类。自己做了异类，别人无可奈何他，但老婆是身边